

歲寒集序

歲寒集若干卷南京吏部尚書孫君
孚吉暨其兄正吉為其祖兵部尚書
公刻也公在官所著詩文若干篇自
題曰歲寒拙稿往歲嘗刻於浙江吏
部尚書魏文靖公兵部侍郎王公士
英國子祭酒陳公敬宗皆有序及致
仕以後不倦酬答而類多散佚其子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惟勤旁為蒐
輯得為篇若干而總名曰歲寒集歲
寒山名公始遷地因以為號者也正
吉之子臬官內閣中書因吏部君之
壻今閣老太子太保費君子克以請
于予予惟文武既判各專其業雖隨
陸絳灌不能以相兼至或不相為用
則挽二石弓者有識字之譏封萬里

侯者不能無投筆之憾以為恒病
國朝文武並置武之職不得以與乎文
而文待以補乎武然兼資而兩盡者
寔難其人公以文學取科第歷禮部
儀制主事郎中河南右叅政浙江左
布政使擢兵部侍郎進尚書鎮守浙
江福建蓋自永樂乙未至天順丁丑
歷

累朝四十餘年而後歸其爲郎署掌朝
貢燕饗出來與地事蹟入史館與脩
實錄皆文之事爲藩省督屯田水利總
預備倉出納察姦吏懲健訟亦儒臣
常職披吟諷詠固宜有餘力焉若
此狩東征皆在扈從有功伐及溫處盜起
朝廷命將師又無功方下招撫之令而
公獨主戰請調備倭官兵往平之爲

列卿金華賊僭號奮力出剿擒九千
餘人斬首不可勝計寧紹尤溪俞高
官臺諸賊相繼殄滅者又若干人當
其運籌畫計晨夕不少暇折衝陷陣
擐甲胄冒矢石死生呼吸之際意氣
所激情興所寄亦不能無非其才之
優而然乎公之詩平正通達意深韻
雅無鈎棘險恠之態雖宦途公次校

之山林巖穴無甚相遠是非獨文武
之自相為用用舍進退之間亦有通
而不滯者則其平生之所養亦可以
觀已公勲業在東南當

國家多事瘡痍困敝之民老子長孫感
戴恩德至相與刻其詩以傳獨天下
之人知公之功或未見其所為詩者
孔子論尚友必曰誦其詩是詩之傳

亦烏可少哉獨予寡陋不能識公之
蘊有媿於文靖諸公未足為斯集重
爾公諱瑀字原貞以字行饒之德與
人卒時年八十有七

正德三年三月吉旦

賜進士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致仕長沙李東陽序

歲寒拙稿序

文章固爲儒者之一藝然其言能本諸
聖賢之道足以扶世立教化今傳後者
則不可無也是集者今鎮守浙江兵部
尚書番陽孫公之所著公嘗自題曰歲
寒拙稿者是也公自少游庠序進德之
餘於經史子集無所不讀以其蘊蓄之
富發之爲文章其步驟率多出入韓柳

歐蘇不立異以倍道不騁奇以術俗温
厚和平明白正大悉於仁義道德是歸
俾實諸今作者之林有不知孰為先孰
為後者此公之文也殊不知公自膺鄉
薦為進士為郎署出臨藩閫為大叅為
方伯入為大司馬至妙膺簡冊累鎮方
岳敷歷中外將五十年之久於忠於義
始終一心其間若雍容廟堂垂紳正笏

以綜理六政衝冒矢石料敵制勝以度
劉大愨既建大議定大策上致

聖德日敷下致民生日遂與古昔大臣有
猷有為名垂竹帛者殆不多讓是知文
章特又為公之餘事耳由是而觀則公
可不謂之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純備以
為一代豪傑之士哉欲求公之為人者
要不可專以文章為足以盡公之才也

是集也予得披閱之於公同門前福建
提刑按察使方公載道所健羨之頃念
與公為斯文交者非一日且相知惟深
故不揣蕪陋姑僭為之序云公名瑀字
原貞以字行番陽之德興人

景泰六年九月初吉資善大夫南京吏
部尚書致仕蕭山魏驥序

大司馬孫公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有言君子之學或施之
事業或見於文章常患乎難兼予竊
異之以為斯言也不過為尋常庸碌
之士而發若夫志在遠大高明不為
流俗所羈者於文學政事未必不兼
而能之若今兵部尚書江右孫公殆
所謂文學政事之兼能者矣公自未

樂中以明經登進士第由禮部郎中
陞河南叅政又陞浙江布政進兵部
侍郎再進尚書前後四十年間聞望
在天下比因閩浙盜起

天子知公在浙得人心可大受

命公綜理軍務便宜撫捕公開心見誠
指示可生之路未嘗逞威妄殺而一
時寇竊之徒相與潛蹤歛跡或自出

軍前聽招撫受約束全活不可勝數
朝廷知公之功大累降

爵書褒諭兼有白金綵段楮幣之賜士無
賢不肖莫不咨嘆以公之才識通敏
量度優容措諸政也非如世之文法
吏守常而不知變者比可與經濟患
難可與輯綏鎮靜保障屏蔽其當大
任非倖也宜矣然公雖樹此豐功致

此通顯謙抑而不居恬退而不伐今年已七十華髮蒼顏被服儉素畧無一毫貴富態與之考德論事研究天人之說矻矻窮日夜不少休景泰歲之乙亥公自浙來朝京師予往拜於寓舍請益不鄙謂予庶幾可進於道者出示平昔所為文章及在兵間區畫一切賊情戎事方畧奏議書數捧

誦再四何其言之藹和意之曲盡其妙也夫志得意滿者其辭誇以浮抑鬱不平者其辭怨以對是皆不得其正雖工不足以傳公功大而位高形於語言文字之間嚴重典實初不信屈聱牙且為奇放曠流蕩且為達而理與意瞭然明白而無疑如著草臺賦謁協忠廟文牧羊者對味琴醉琴

記漢高祖過魯巨大牢祀孔子論皆
理趣深長發前人所未發其他諸作
又皆辭意兼到於乎若公者不謂之
文學政事兼優者哉古之人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有一焉
可垂不朽公德足潤一身功業在天
下文章又得其正如此世之全才士
之不器非公吾誰與歸已公文學政
事之兼優異於尋常庸碌之士非志
在遠大高明不為流俗所羈者能之
乎言行出乎古人聲光垂於不朽此
公平素抱負天下之士呂此期公予
之所願學於公而未能者又在此也
予荷公愛重既聆其誨論復誦其文
辭莫大之幸敢僭書斯言以寓景仰
之意云時

景泰六年乙亥九月之吉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兵部侍郎湘川王
偉序

大司馬孫公文集序

大司馬孫公文集若干卷自

朝廷應制中外歷官省方撫民吊古平
寇以及四方賢達所請若碑銘序記頌
贊詩歌騷詞輓章之類諸體咸備溫潤
端實雅健典則大篇之春容短章之精
潔或如冠冕珮玉可登
廟堂以爲

皇猷之黼黻或如鍾磬祝嘏可薦
郊廟以爲盛德之形容或如菽粟布
帛可以衣被生民俾之飽德而敦化或
詞嚴義正可勵在位者之貪墨各隨所
遇而發之於文章蓋炳乎蔚然誠一代
之傑作也何其盛歟夫文章與政事相
資文非政事則無以著其實政事非文
則無以傳諸後五經之文道德政事之

所寓百世仰之不可尚矣下逮兩漢唐
宋若賈董司馬遷韓柳歐蘇諸君子之
作皆當時致君澤民切實政事之言足
爲後世法則今觀孫公之作蓋有志方
駕古人於後先非苟作也公自未樂進
士授禮部郎中陞河南叅政浙江布政
進兵部侍郎再進尚書
勅命巡撫閩浙綜理軍政克平處州草

竊厥功甚大歷事

列聖皇帝四十餘年小心慎密罔有失德
於凡

朝廷禮樂刑政綱紀法度固已稔聞而
孰見之者况又兩柄雄藩之政甘棠所
憇得以歷覽名山大川之雄秀足以擴
充其器宇宏博其德量致名位之益隆
才識之益鉅蓋老於文學之君子也宜

其著述之富散見於先賢先正忠臣孝
子貞女烈婦節義之祠墓焉誠藹乎其
有德之言也其視雕鏤粉繪龔瞽世俗
之耳目者可得而比倫哉夫縉紳之在
高位恒患文章政事不能兼也政事有
餘而文學不足則無以援古證今或失
之俗文學有餘而政事不足則無以臨
大事決大議或失之迂今公政事如是

其卓卓也文章如是其炳炳也其不謂
之兼而有之可乎哉使其密勿
廟堂叅贊化育於都俞吁咈之間其功
烈又豈止於如是而已哉予追昔隨侍
先君尹於德興之日公與予皆在髫鬣
其後同仕于

朝情甚厚而不薄也今承辱示盛作且
以序文相屬公舊人也安敢以不敏辭
遂書此序其首簡觀者幸勿誚其僭冒
焉公名瑀字原貞番易德興人也是為
序

天順元年夏五月既望 朝請大夫贊
治少尹南京國子致仕祭酒前 史官
慈溪陳敬宗序

歲寒集目錄

上卷

賦

瑞應景星賦

著草臺賦

瑞應龍馬賦

頌

宣德八年元夕賜觀燈頌

瑞應麒麟頌

說

採鉛者說

鉛粉說

義鷺說

記

敦學齋記

靜齋記

思親堂記

壽椿堂記

上蔡書院謝顯道先生祠堂記

康山忠臣廟記

鐵柱延真宮許真君銅像記

龍門記

攬秀樓記

友竹軒記

味琴軒記

醉琴軒記

思親堂記

是軒記

序

文公先生年譜重刊序

范氏族譜序

徐氏族譜序

劉氏族譜序

送刑科左給事中李公序

送李六參序

送虞景益序

武定州知州黃景暘輓詩序

贈山西副使劉公文中赴任序

驄馬行春序

汪氏族譜序

論

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論

辯

啓母石辯

對

牧羊者對

祭文

謁協忠廟文

遣蝗文

瑞安進兵祭旗纛文

莒岡營合祭風雲雷雨旗纛山川城隍諸神文

處州府進兵誓師文 祭溫處境內山川諸神文

祭先師林公文

墓表 誌銘 贊 訓

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倪先生墓表

故夫人范氏墓誌銘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許公墓誌銘

浙江道監察御史高公墓誌銘

龍孺人墓誌銘 林先生遺像贊

家訓

下卷

歌行

瞻星臺

楊烈婦

箕子臺

高氏五節

董孝子

孝烈將軍

銅雀妓

青陵臺

避暑亭

琴鶴軒

壽母

刑部郎中王季通調荊州同知題其所寫竹惜別

題貴州陰陽正術龍岡平易卷

駐驂樹

題崇道觀

題祝公榮妻陳氏子崑投崖詩卷

世厚堂

題任月山畫衣塵馬圖

五言古詩

題四皓奕棋圖

竹軒

題張侍御望雲思親卷

五言律詩

題忠清堂卷十韻

嵩山八詠

新鄭四詠

溫泉

謁康節先生墓

謁二蘇先生墓

謁范文正公墓

謁二程夫子墓

輓夏止善郎中

梅窓讀易

題手澤卷

題西遊勝覽卷

題羅節婦卷

送陳主事兄止善歸清江

題陶僉憲山水圖

題周大叅山水四景

題王錦衣山水三幅

題恒齋卷

樂善堂

題墨梅

初祖庵

二祖庵

野齋小隱

梅窓讀易

題連江景物十詠

題延平景物八詠

五言絕句

寄劉廷振

墨梅

臨清遇載道廉憲

旅懷

五言排律

宣德九年元夕賜觀燈詩二十韻

七言律詩

饒郡十詠

輓張審理祖元清河郡侯

琴月軒

耕樂軒

卧龍岡

漢高祖臺

畫卦臺

報鞋山

平江伯陳恭襄計聞悼失社石之臣

怡怡軒

題魯叅政菜園

具慶堂

綠筠軒卷

哭刑部段亞卿

奉節思親

茅屋讀書處

一貞堂

輓河南張憲副

洪熙元年歸省

慈親壽日

九老圖

四老圖

胡節婦

嘉言規益詩卷

昭慶堂卷

送河南都司斷事湯太初考績回任

送張翼齋

送茶陵知縣程錯復任

送李其寶致仕

輓苑母張太孺人

和詹事鄭雍言恩榮倡和詩

送尚寶少卿袁忠徹歸祭祖

悼薛郎中常生

送僧弘此宗住正覺寺

送程先生之清江

送甘主事兄歸南昌

輓吳先生

送張弘敬之任建安縣丞

送程主事瑩歸祭祖

送陳主事俊歸祭祖

送傅主事榮歸

楊大叅遜之夫婦哀輓

送陸郎中出守德安

送張真人懋承襲職還

送陳古訓乃子還鄉 和劉求樂所寄詩

封吏部右侍郎鄭公兄弟繼歿寄輓

送蔡天錫還鄉 送月秋江和尚

友愛堂 會稽虞氏族譜

封監察御史邵梅選以鑿鳴卒賦詩

和劉教授先生韻 著草臺

輓桂平尹趙原彬 古山四詠

輓宋廷圭父竹軒翁 呂梁洪

冬至 正統八年歸省慶母八十

使者傳 命至家陞浙江左布政使

悼吳主事 輓張侍御父

為延慶觀道士陳志清題手卷三首

送教諭宿克文先生奉母柩歸葬廣西

悼黃太宰之子元凱

同寅參議金華邢公乃壻回述懷四首求廣其韻

輓有日父 汝寧開元寺詠雪

武節軒 輓劉黃門父

輓郭黃門母 贈考試官丁學正澄

贈考試官李訓導繼 誄番陽馮處士

金山寺十詠 輓安陸州判張真

悼月坡 霜臺十詠

輓王黃門父 贈枯蒼副都紀葉維

題妙成觀掀蓬亭和劉伯温韻

輓吳資源處士 重過温州

重過金華

遊萬象寺和祝侍御詩韻

輓杜黃門父

與陳郎中景茂別

巾峯寺

歲春峽

題紫虛觀和劉伯溫韻

輓徐處士

輓竹軒

七言絕句

題達磨禪師面壁影

青童峯

黃蓋峯

浮丘峯

三鶴峯

萬歲峯

玉鏡峯

獅子峯

虎頭峯

起雲峯

鳳凰峯

金童峯

華蓋峯

玄龜峯

卧龍峯

會仙峯

子晉峯

玉柱峯

老翁峯

玉女峯

獨秀峯

積翠峯

太白峯

鷹犬城

東昏臺

子房墓

寄衣

題山水四幅

畫梅

雙喜圖

屈原圖

赤壁圖

樟潭十景

附錄

求仁政遺思簡

仁政遺思七言排律

五言律詩

楊文懿公贈南京御史沈澄之序

郡誌

神道碑銘

歲寒集目錄終

歲寒集上卷

賦

瑞應景星賦

聖皇臨御兮統一華夷繼體

三聖兮端拱無為賢能任使兮文恬武熙聲教漸被兮俗

易風移禮本陰而樂本陽兮極制作之合宜功必賞而

過必罰兮謹法令之無私禮

郊社與

禘嘗兮感

神聖之格思崇天下之

榮養兮隆

至孝於

母儀以至

仁恩溥兮八表海內安兮均慶至

上天兮感格自下民兮視聽人心悅兮氣和

天道順兮瑞應乃宣德癸丑仲秋之夕天宇廓清園體一
碧爰有雲氣間以青赤由合三星狀如半月懸象夫門
揚輝

帝闕映五星而絢綵助兩曜而增光繞黃道於西北拱紫
微於中央軒轅時出於攝提堯舜時出於翼房曠屢代
而莫覩臻斯世而爲祥調元氣於北辰開壽域於南極
應前星而介福耀文昌而出色以啓文明之運以昌有
道之國靈臺占瑞上達

宸聰群臣稱賀

聖德謙冲綸音渙發

勅戒臣工知致祥之不易思體天之惟難同一心而欽若
如上帝之覽觀母自矜而漸忽圖長治而久安况付畀
之甚重荷保佑之兼至惟克盡於人事庶可答於

天意顧上下之同德永有光於靈瑞於是群臣舞抃而載

歌曰洋洋兮

聖謨夙夜欽承兮補報是圖天人一理兮相感孚光昭道
德兮與三五同符仰

聖明於九重兮效三祝而嵩呼一祝壽兮

萬萬歲二祝富有兮四海無際三祝

聖子神孫兮傳

皇祚於萬世

瑞應龍馬賦

欽惟

聖明尊臨萬國體

天道立人極四時和群生殖感至和之上瑞應

至聖之大德是以乾陽運化房星降精孕靈西土發兆嘉

徵風起雲合電飛震驚靈瑞斯啓神駒攸生維此神駒

挺雄姿之超越凝皓彩之輝煌耳如筒而捲雪鬣拂絲

而飛霜頂骨隆而聳秀肉尾垂而異常毛鬣生而青倫

鱗次列而成章稟川嶽之靈氣開宇宙之禎祥若乃朝

刷瓊臺暮浴瑤池濯濯玉體矯矯龍儀騰身雲路驤首

天墀光依

玉輅影動龍旂耀瑞日而玉立迴祥飈而香隨曾一見

於古昔欣再覩於今茲豈直超冀群之良邁宛種之奇

也哉彼飛黃茲白駒駉騏驎八佻九逸才美各異一日

千里足力可至固駁骨之難得逸氣之莫比孰若龍馬

之乘時應我

聖皇之在位本之孝誠達之仁義肇四海之隆平開一統

之盛治繼

三聖而有光垂

萬葉而無替若此之靈合景星慶雲於一機同麒麟鳳凰

於一致真有以符榮河之圖而協羲皇之瑞也廷臣歡

忭而稱賀

玉音宣布而謙冲不以瑞至而自滿所異民安而歲豐于

以見

宸衷愛民之至圖治之隆體

祖宗而同德參

天地而同功所以召靈物之畢至延

壽福之無窮顧小臣之愚陋幸曠世之遭逢遙瞻

天而載拜謹獻頌於

九重頌曰

聖德巍巍

至治熙熙

致祥為宜

神駒其龍

動合雲從

靈慶所鍾

厥靈昭昭

其來遙遙獻于

天朝維色之純

所性之馴

應德之仁

維德所孚

允協瑞圖

太平之符

貞符自

天

聖壽萬年

皇極經世

著草臺賦

曩余幼以讀易兮知求卦之樸著顯象數以示人兮實

神物之所為得生數於圓穹兮得成數於厚土諒生成

之不已兮托靈根於何所上青雲以遠覽兮獨慨想夫

三古感天地之交泰兮依日月之清光挾風雷以順動

兮通山澤以徜徉按圖畫以冥搜兮期有契於圓方探

理數於河洛兮索章編於朱泗懷幽思於姜里兮想姬

旦於夢寐歲幾周而無所得兮嗟未遂余初志過大昊

之墟而暫憇兮遇上蔡翁而問之曰著草之有臺兮從

太古其在茲高兩仞而突兀兮方半畝而坦夷並卦臺

以列峙兮原易通於昊義匪幽贊於神明兮同賴蕭其

誰知惟根莖之發育兮隨氣運之盛衰適遭世之和平
兮覩靈苗之茂植滿叢科於百莖兮長脩莖於十尺誠
曠世之嘉應兮表

皇道之有得或異形之未見兮類物象之希奇有似龍頭
之夭矯兮間以鳳尾之參差覆之以五色之雲兮守之
以千歲之龜折枯莖於素秋兮韜積藏於靜室爰有事
而告之兮宜齋戒而精一數五十以爲用兮自圖書而
衍出虛一以象太極兮分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
兮揲四以象四時因餘數以象閏兮復於劫而歸奇始
四營而成一變兮妙不測於兩手至三變而成爻兮見
陽奇而陰耦因老變而少不變兮故用六而用九十八
變而成卦兮備六爻之始終明得失於將來兮使人知

趨吉而避凶無所求而不得兮隨所感而皆通所以盡
方知之用兮莫大乎圓神之功反著策於韜積兮泯象
變於無迹係辭之未作兮理已具於六畫若卦爻之
未畫兮道已函於太極子盍歸而求諸內兮吾將默處
乎寥閭迺愧余之拙學兮昧所聞而大息匪啓蒙之直
指兮徒膠轄於曾臆况參天地而爲人兮三才兩而成
章立天地之道兮曰陰陽之與柔剛立人道曰仁義兮
擴性善於心藏積善餘慶兮不善餘殃信著莖之從善
兮余惟佩仁服義以求至夫無極之鄉

頌

宣德八年元夕

賜觀燈頌

聖皇撫運天清地寧順時行令元女張燈釐山突兀勢因
瓊島廣寒憑虛太液環抱奇石谿舒嘉木敷榮列仙排
雲庶類付形白鶴青禽鳩鵲鸞鷟或緣樹枝或臨沙磧
於菟麋鹿龜鱉魚蝦馴擾林下游泮水涯烟火懸架星
毬結棚火輪旋轉沙戲輕盈寶殿玉橋金碧晃耀千態
萬狀各臻其妙儀天穹窿豹關時啓

宸遊有度翠華攸止義和迴馭望舒順軌祝融先驅太乙
至喜爆竹乍驚如雷如霆飛光昭灼疾如流星千萬
炬倏忽齊明烟火迅發光焰赫奕燦爛紛紜化無迹
三光揚輝五雲呈祥飛潛動植萬象含光豈謂
重瞳快於一覽大孝由申至仁有感祇奉
慈壺聖顏以怡載稱眉壽萬歲巍巍作範

青宮承歡

重慶體仁達孝率由天性嘉與臣民樂此和豐公卿士庶
四夷會同光祿筵宴教坊樂舞希世攸逢

聖作物觀春臺浩蕩玉燭煒煌光昭

列聖明照四方式固鴻圖永昌

寶曆大明混一萬世無極

瑞應麒麟頌

皇上在位之八年德教所暨海內寧謐海外諸國咸沾
聖化小大歸心時有麒麟獅子玄虎福祿及諸方物貢獻
大廷昭示百官臣得拜觀不勝欣戴謹稽簡冊麒麟仁獸
也黃帝時在囿周成康時在郊藪然必

聖人居天位行天道天下和平而後出焉今茲貢自外夷

瑞應中國以昭

大德受命之符至治成功之兆臣民親戴之效夷狄臣伏
之徵

國家萬萬年隆盛之福

宗社萬萬年悠久之慶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聖皇繼統敬

天勤民際天極地固不歸仁時雨時暘時寒時燠人文昭
宣

皇風清穆四夷順服群生遂寧和氣充塞山海孕靈五氣
諸精乃生仁獸象額鷹身昂昂聳秀類牛者尾類馬者
蹄黃質白章文采服奎性稟仁義聲諧律呂擇地而遊
循規蹈矩毛蟲之長四靈首稱世不常有出則太平適

際

昌期

天子仁聖海內熙熙斯瑞外應見彼遠夷厥靈昭昭梯山
航海重譯來

朝百獸馴擾率舞率從式陳方物表獻

九重

重瞳垂覽百辟斯覩曠世禎祥輝今耀古上考軒后下質
成康在圖在藪載籍流芳詠於周南王化以行書於魯
史王道以明明我

皇功高三五至誠感通

皇天后土

天地昭鑒靈慶足徵靈慶足徵

國家之興國家之興萬年
聖壽聖壽萬年天長地久

說

採鉛者說

嵩縣東去九十里山曰篩子桑山產黑鉛自昔採之
空穴若篩眼山因以名深在窮僻四遠無居民人裹餼
糧入山採之鉛鑛產山石內鑿穴以入隨鑛所生脉分
理析高下縱橫曲折回合穿鑿以取有深入至二三里
五七里者用水牛角貯油燃燈燭之蓋與白金鑛石青
石碌同計日所採鑛或多或少約多補少爲日計直可
得疋布視力田者得利速且倍故傍近慵耕者爭趨之
然穴內深杳險峻至有鑿空或石裂土崩死生莫保且
鉛氣毒人若貪得久採連月不出山則皮膚痿黃腹膨
悶不能食致疾而斃故採者率十數日即歸家稍休復
往如是不止歲月漸久嬰毒漸深率莫能免於疾以斃
噫向使勤力田園桑麻而水稼穡而食得利雖遲而薄
亦足自養順命以終又豈有冒險之虞致疾之憂自殞
厥命而莫悔可悲也夫

鉛粉說

嵩縣山中產黑鉛縣之故縣人有以鉛製粉爲業者造
酒於缸以鉛塊懸於缸內而封閉其口四十九日始開
則鉛化爲粉矣其化弗白者炒爲黃丹黃丹之查爲蜜
陀僧商賈遠致金帛以易之爲利甚博不數年而家富
不貲其鉛在缸啓閉之際氣甚毒必食犬肉飲酒而禦

之若虛腹則中其毒病以死然其家長幼冒其毒氣面
多痿黃久之患風癱癱軟之疾不得其壽而歿至無遺
者然人見其利不恤其害繼之者自昔至今不絕也噫
何其巧於謀利而拙於謀身以及其家如此世之人有
乘時以徼利挾勢以取財不義而富貴自以爲得計孰
知一旦禍敗又有甚於此者可勝歎哉可不戒哉

義鷺說

江河間有鳥頂禿而色青其高大類鶴名禿鷺取魚以
食其性不食魚千百群飛來旋其上蝗伏不敢動俄而下列
週蟻之外圍而食之鷺之噤可容四五升滿則吐之再
食滿而復吐食三日蝗殆盡而飛去噫鷺食非無魚而
食蝗非爲適其口也食而吐之非爲充其腹也食盡而
去非爲有干於人也然則鷺自實無所爲乃爲人除害
而不有其功不可不謂之義也由是而謂之義鷺孰曰
不宜

記

敦學齋記

柳陽黃景貴侍其父

周府審理公宦遊中州景貴質美嗜學平昔聞於父師
者蓋充然有得也闢一齋於官舍之西而讀書其間幼
學之士多從之遊乃顏其齋曰敦學屬予爲記余惟惟
敦學半古之道也景貴與其徒肄業於茲吾知其所已
能者授焉而益熟所已知者講焉而益明有疑難者問

辨焉而益有所悟日課而正其文焉詩焉而益博其所
趣又思以應其所求焉而益勉其所未止由是而教益
勤焉則學之所就其可量乎然以孔子之聖又奚待七
十子之益而猶曰起予者商也况其下者乎故若曾子
之得子思子思之得孟子孟子之得公孫丑萬章之徒
厥後周子之得二程夫子二程之得楊中立游定夫以
至李延平之得朱晦庵晦庵之得蔡沉其師友淵源不
獨學有相長卒至道有所傳今讀其書可想見其遺風
猶使人興感恨不親炙於當時徒欽慕於千百載之下
從而私淑之豈若世俗之爲師弟子者以誦說爲先務
以浮詞薄藝爲專攻以舉子業爲進取利祿之計而已
哉景貴其勉之與二三子母溺於世俗之習當究夫聖

靜齋記

真之道相與游心於廣大高明之域庶乎善數善學而
能相資以有成也

古復虞景臯余同寅方伯虞公之子也質美嗜學請余
爲靜齋記余聞景臯自其父爲監察御史隨侍居京師
遷按察副使隨侍居四川轉按察使隨侍居山東今隨
侍居河南未嘗遠離膝下每至一處必葺一室扁曰靜
齋遵庭訓也色養之餘暇入齋內有書在架有圖在壁
有琴在囊有筆硯在案其他玩好一無所有塵紛俗務
寂然以息塵俗息而居耳目靜耳目靜而后心不妄動
心不妄動而后志慮專志慮專而后功力倍時讀書則
經傳易孰可以究聖道之奧考圖則理數易精可以

探造化之蹟時鼓琴則音律以察天地之和時
操筆學爲文爲詩則可以達事理之微審其情志正靜
學之功效固如此所以昔諸葛武侯感子之言曰學須靜
也景臯果能靜習不已日新又新以求聖賢之道探天
地造化之理察古今事變之迹由是業日以廣德日以
崇而學底於成也不難矣然靜不終靜待時而動又將
應賓興之科通仕進之籍以靜中所蘊畜發之於文章
靜中所涵養施之於政事繼父風烈世濟其美庶幾能
承家教而不負所學也

思親堂記

堂以思親名傷親沒也盱江李思聞痛念二親積德行
善年未衰而相繼棄養泣血以終喪制攀慕罔極抱恨

終天乃名堂以寓永感之情其鄉達尊河南方伯饒公
嘉其孝行俾爲記以勗之余惟人子之失怙恃也孰無
哀痛之思其弗思者貌人而獨異其心也思之久而有
時或忘者孝心未至也孝心既至愈久不忘又當思盡
其禮以脩其德焉然則春雨霜露之所感禴祠蒸嘗之
所薦滌其祭器潔其祭儀齋戒以一其心誠敬以承其
事洋洋在上若接其容聲昭昭來格若得其心志以時
思之庶幾不違其禮也故雖色不忘乎目視之終不見
也聲不絕乎耳聽之終不聞也蓋亦反求諸其身乃父
母之遺體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者將爲善思貽父
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凡所以
守其身者不敢不謹而施諸事者無有不善以身思之

庶幾不虧其德也因時以爲禮反身以爲德所謂不遺其親以貽訓其子孫則不獨鄉黨宗族稱孝且以慰父母之心於九泉之下而衍慶澤於將來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思聞其無忘斯言歸而質諸伯父山東叅政致仕 公必有以教之是爲記

壽椿堂記

監察御史南閩張公從周之父伯清先生在堂公克勤志養嘗扁其堂曰壽椿以寓祝願之私徵記於予原夫天地造化萬物脩短不齊惟木之得壽者多矜檜栢松楠梓樗樟櫟以至深山窮林人不盡識之木其高且大者勢干雲霄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孰知其幾世幾年長養成就而致然耶世之傳者闕里有宣聖所

植之檜更嶺有九齡所植之松毘陵烈帝廟之檜獨孤所植蜀國寧觀之四楠蘧君所植温庭筠所作晉朝栢詩若是者年代有考動經千數百年其壽爲可知也然凡木閱一歲發生於春凋落於秋雖堅於松栢亦不能不凋但歲寒而後凋耳莊子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是不以一歲之氣候爲春秋固靈異於凡木也以八千歲積之四時爲年年復一年椿之壽何可勝算其視衆木之得壽者猶錢鏗之視衆人之耆艾也以是名堂此見仁人君子之於親愛之深誠之至願親之壽其有窮極耶孔子曰仁者壽而木屬仁然則木之多壽者其以仁乎况伯清先生耆年碩德行義著於鄉素稱長者其於本心之仁蓋植之深培之厚故

其發愈久而茂致有賢子效勞
邦家榮受

勅封豸冠繡衣輝映桑榆譬之木焉生得其地遇其時需
澤之所滋和氣之所萃欣欣向榮不獨與木之得壽者
比蓋將與大椿齊其氣候相為悠久以享遐福於將來
春秋詎可量哉因其請僭書為記而復繫之以詩曰
上古有椿大年為壽高堂有翁壽與同久八千歲春八
千歲秋惟翁與椿時相與儔維木有枝維仁有後善培
厥根來葉允茂蒼然在堂

優渥自天茂對南山與椿齊年

上蔡書院謝顯道先生祠堂記

上蔡城南門外宋儒謝顯道先生居址在焉元即其地
置書院燹于兵正統庚申春知縣臨晉賀威借典史交
河李福教諭彭城馬蕙訓導柳陽黃敬因訪遺迹鞠為
荒墟乃相謂曰昔先生為邑名儒淵源濂洛表裏關建
文獻可考風化所繫合就茲構堂而祠之各捐俸資為
之倡邑之文士舉欣欣焉樂為之助鳩工度材為屋十
六楹階道門垣皆端直方整華采不施朴素是尚不數
月畢工余適至其邑喜職政教者知所先務同率諸生
祇奠而落成焉乃進諸生語之曰汝為君子儒母為小
人儒孔子所以告子夏也昔李斯居上蔡東門師荀卿
學非不習也上逐客書篆峩山碑文非不工字非不精
也相無道秦以愚黔首術非不深也然其學雖習而不
本於道文雖工而不合於理罕雖精而經變於古行雖

深而無益於治是古非今之一言使天下無金書其
罪於前古遺恨於後世豈於今鄉人惡之天下人皆惡
之所謂小人儒也後千餘年謝先生居上蔡南門師二
程夫子學究孔孟之道覺玩物喪志之失有切問近思
之功論仁曰生意論誠曰實理其所著述朱子取之可
謂學有以明道文有以析理言有以發先儒之未發其
有功於往聖有益於來學至於今鄉人慕之天下人皆
慕之所謂君子儒也爾諸生幸際

文明邑得賢師帥學得賢師範追崇先生之學以表率之
俾爾後進有所觀感於鄉先二儒固必公其好惡慎其
所擇務正學以攀南門之逸駕毋曲學以蹈東門之覆
轍庶幾君子儒無惡於人無愧於先生以見重於鄉於

天下也

康山忠臣廟記

人臣死忠享廟祀於其死所者如紀信血食滎陽乘黃
屋誑楚脫君難以死於此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血
食睢陽守孤城捍虜盡臣節以死於此韓成宋貴等三
十六臣血食康山奉天討僞漢殉君義以死於此是皆
得其死所而有功當時者也然漢滅楚而高祖之大業
成唐滅虜而肅宗之舊業振我

皇明滅僞漢而大統猶未集四征僭亂將士固有力戰而
死者獨報韓成等如漢之信唐之巡之遠廟而祀之何
哉蓋自元綱解紐紅巾倡亂群雄僭據僞宋韓林兒據
中原僞漢陳友諒據江漢僞吳張士誠據浙西僞夏明

王珍據巴蜀其他竊據尤衆天命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濠泗忠良景從成等咸際會風雲於其
間由是撫有淮甸誓師南渡遂平江左定都金陵其陳
友諒發蒙衝驅醜類攻圍我豫章

天威震怒躬率舟師進討於鄱陽湖之康郎山時我將士
一心整甲兵操舸艦受廟算應神機乘風以陷其陣飛
火以焚其舟出奇以擣其虛設伏以襲其遁大戰五晝
夜成等皆當先力戰惟君令是聽義不顧身衝鋒刃而
必進冒矢石而不避乘我軍威復追及之陳友諒中流
矢死餘衆遂降而江漢平自後平諸僭竊靖中原定
京所至郡邑望風降附間有弗順或一戰而降或
而克亦有若鄱湖慶戰數日克大敵滅大對我

皇初龍興實肇基於此其效死破敵有功之臣又皆
重眎觀其忠肝義膽簡在

衣衷是宜褒封追贈建廟于鄱湖之康郎山封侯爵十二
人韓成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余泉昌文貴李志高
志雄徐公輔劉義陳弼公爵一人丁普郎伯爵一人
國勝王咬任子爵十三人姜潤后明王德常惟德
山汪清朱昂裴軫王鳳顯王喜先陳冲汪澤
八人袁華鄭興曹信史德勝羅世榮常復勝王理王仁
序其位次設其像貌定其祭儀主祀事者餘干縣官也
縣令邵崑偕縣丞張永主簿楊信嘗謁廟下見棟宇傾
頽像飾剥落乃相與謂曰祀典弗嚴責在有司於是各
出俸資鳩工市材令總其綱丞釐其務簿董其役工效

其能民效其力經始於天順庚辰十一月落成於辛巳
四月廟宇崇嚴像設雄偉重門兩廡齋舍神厨皆備墻
垣悉完志美觀者咸悅邑之耆耆曰廟建國初褒獎忠
烈僅百禩而一新厥工宜紀邑庠司訓丘弘具書遣生
負趙祥高昂來求記予觀自昔及今君天下者肇造丕
基恢復舊業固雖天與人歸必有忠臣良將爲之羽翼
爪牙以驅叛除逆匡濟艱危而後天下底平崇德報功
其於以死勤事之臣尤宜憫恤故廟築陽而祀信廟隴
而祀巡遠廟康山而祀成祀貴諸臣皆祭義所當敬其
事也今賢令佐同心協力重修廟貌以虔妥開國威靈
生氣凜凜誠良有司克遵朝典表忠以勸忠也俾後之
人臣事君遇大事於臨機決策之際知有其君不知有

其身效死以成大功濟大難全大節伸大義於天下後
世名收譽重如此後之良有司慎勿隳厥緒焉是爲記

鐵柱延真宮許真君銅像記

都仙許真君從儒入道得以傳教法爲民禦不測之災
捍將然之患成功濟世遺德保民至于今而人心不忘
此祠所由建而像所由設也按道書真君名遜字敬之
其先居許昌父肅漢末避地南遷至豫章而家焉吳赤
烏二年真君生自少秀敏及就學淹貫經史涉獵子集
象緯律曆靡不習知陰符道經尤嗜參究始從吳猛得
授神方晉永康初應聘而起出宰旌陽嚴明以馭吏忠
孝以教民點石化金以輸民逋租符水神方以救民疾
疫吏民咸悅形諸歌謠乃辭祿而歸問道於湛母得孝

道明王之秘法證道於帝君得淨明忠孝之火教是以
道術高妙學者宗之捕巨蛇於山穴以誅之追者蛟於
江湖以戮之其遺類未絕鑄鐵柱以鎮之於是環千數
百里之地無妖毒之火居數萬家之民無昏墊之患得
畊鑿之利遂生息之樂其功德之懋且久如此故曰唐
宋以來建祠於鐵柱之西而設像其中宮之道派邦之
士人敬事惟謹正統初因守臣言

皇上命禮臣具祝冊每歲春秋備牲牢方嶽重臣主祀斯
定制也今

欽差太監葉公達鎮守于茲監察御史劉公敬呂公洪蘇
公燮陸公平按治于茲暨茲方嶽群公欽承

綸命罔不尊崇見舊塑像弗稱謀鑄銅像各出俸貲命副

道紀劉一真募諸士夫長者皆忻忻樂助聚銅至

斤召巧工冶鑄真像其形儼然其神超然形神俱妙

合自然屬記於予予惟蛟乃龍屬或水而潛或陸而見

或變而為人或化而為異物非智慮可除非威力可制

其君用劍誅之鐵柱鎮之比非常情可測曾有州牧嚴

譔弗信令人發掘鐵柱俄有風雷之變譔驚謝乃止誅

不知上古有秦龍氏御龍屠龍氏然必有秦之御也

屠之之法而世莫仔焉為民思宜真君誅之鎮之

亦得其術哉抑聞東方青龍之神屬木木忌金制昔有

鑄牛於陝州黃河以鎮水族之恠者真君鑄鐵柱鎮之

于茲鑄二鐵符一鎮之於鄱陽湖口一鎮之於廬陵元

潭由是水患以息其濟世保民之功於斯為大宜

朝廷制祀以報之官民立祠肖像以奉之於萬斯年也

龍門記

洛陽南去二十五里許有兩山並高東西對峙崖石壁立曰龍門伊水中出北入洛河又曰伊闕然黃河亦有龍門謂禹鑿龍門恐此非是而謂伊闕即此是也兩山下石罅迸出數泉極清冷惟東流北二泉冬月間溫曰溫泉西稍北岸河下一潭極深相傳有靈物居之曰黑龍潭兩崖間昔人鑿石為大洞為小龕不啻千數琢石像諸佛相菩薩相大士相阿羅漢相金剛相天王護法神相有全身者有就崖石露半身者其極鉅者身及丈六極細者三四寸餘跌坐者立者侍衛者又不啻萬計然石像多有裂墜及為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

身其耳其手足或缺一二或半缺全缺金銀漆彩悉刻落鮮有完者惟東大洞有佛一身金采自如乃別琢石成置其中故非若他就崖石琢者山氣相貫陰雨潤濕顏色易脫或茲石與他石異而然殆不可知舊有八寺無一存者但東崖顛有壘石址兩區餘不可辨有數石碑多仆其立者僅一二所刻皆佛語字剝落不可讀未暇詳其所始意者全身感夢白馬馱經此其權輿今觀其制作似非出於一時其工力財費不知幾千萬計蓋其大者必作自國君次者必王公貴戚又其次者必富人而後能有成也然予雖不知佛書抑聞釋迦乃西方謂之聖人生自王宮為國元子去尊榮而就卑辱舍壯觀而安僻陋棄華服而服朴素厭濃鮮而甘淡薄苦身

修行以證佛果。其言曰：無人我相，曰色即是空，曰寂
威為樂。其心若海，然無欲入奚欲費人之財，殫人之力，
鑄鑿山骨，斷喪元氣，而做像於頑然之石，飾金施采，以
驚世駭俗，為世善學佛者習，妄迷真先，已自惑謂必
極其莊嚴，始可為佛。佛功德又揉之以輪迴果
報之說，謂人之善惡，皆由前世所自為，
故今世受報如此，今世若何修行，若何布施，可以免禍
於地獄，邀福於天堂，獲報於來世前，不可見後，不可知
誅人於恍惚茫昧之塗，而好佛者溺於其說，不覺信之
深而甘受其惑，至有捨身燃臂，傾貲施財，至為此窮極
之功，設使佛果欲誇耀於世，其成之者必獲善報，毀之
者必獲惡報，則八寺巋然，諸相整然，朝鍾暮鼓，緇流靡
讚燈燈相續於無窮，又豈至於蕪沒其宮，殘毀其容，而
荒涼落莫如此哉！殊不知佛稱仁王，以慈悲為心，利益
衆生，必不徇己私，而妄加禍福於人，亦無意於銜色相
以欺人也。予故記其畧，復為之說，以祛好佛者之惑，又
以戒學佛者毋背其師說，以求佛於外，而求佛於內，明
心見性，庶乎其佛之徒也。

攬秀樓記

吾邑建節鄉張仲容所居樓曰攬秀，乃其祖宗勝所創
叔祖彥昞所名，奉伯父子猷所述其槩，徵文為記。予自
少時識宗勝，應賢良聘之京，奉

命往衛輝教民耕稼，三載績成，辭榮歸老于家。彥昞領鄉
薦，游成均，後與余同榜登第，歷秋官主事，二公謝世已

久斯樓猶存得賢子孫世紹其業烏可以淺陋辭想夫
天日清朗登樓週覽仰而福泉諸山銳者為峯為巒峭
者為岩為嶂空而明者為洞竊而深者為谷獻奇浮翠
環列先後此山之秀也俯而泉陽諸水出泉為源飛崖
為瀑通泉為池合流為溪浮光凝碧映帶左右此川之
秀也然則造化鍾秀於山川者亘古不易而山川鍾秀
於人物者應時而出如唐有河西節度饒郡公翱元有
湖山書院山長小山詔旌耆德次山

國朝有賢良宗勝主事彥昞錢塘主簿仕勉樂清訓導伯
傳斯數先輩皆余所聞見而知者雖其天資秀發山川
所鍾亦其勤學修德底于有成故有能樹勲邊陲顯名
朝署父母百里師表諸生齒德蒙褒才賢被召此皆山
川毓秀而出色於山川者也後之人攬山川之秀於斯
樓又當攬人物之秀於先世思以窮理修身濟美流芳
於無窮庶幾肯堂肯構無負攬秀之名者也詩云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仲容其勗之哉

友竹軒記

溪南程中立當軒植竹十數箇而讀書其間名其軒曰
友竹徵予為記予曰君子之交友取其道相同也義相
合也有益於己相資以成德也若之友竹其何取乎中
立曰吾之友竹正有取於此也觀夫竹之聳然直上獨
立不倚固其直也吾從而友之根枝一色四時不渝固
其諒也吾從而友之為簡以載經典為管以協音律若
其多聞也吾從而友之友其直思正吾心以去其邪曲

友其諒思誠吾意以去其虛妄求其多聞思博吾學以去其孤陋然必時習則學博學博則意誠意誠則心正心正則身修而德之有成實有資於竹也竹豈有交於吾而吾視之以爲友道義固不在竹而在吾心又何必計其同不同而合不合也哉余惟中立之取益於竹殆孔子所謂益者三友而竹實似之苟不得直諒多聞之士而友之與其友便辟柔佞之士以招損孰若友竹以比德之益其庶幾乎詩曰瞻彼淇澳綠竹如簣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亦君子之友也於是相與結歲寒之盟以無忘久要之義故書之以爲記

味琴軒記

干越高湖余同寅大叅公之家子質美嗜學其於過庭

嘗聞詩聞禮而學之矣而又嗜夫琴而學焉大叅公曰汝徒事其聲音而不知其味未見其能有成也閻乃欽承嚴訓顏其軒曰味琴以余爲知音徵文爲記以自勗余惟傳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飲食之味有五鹹苦甘辛酸固有味也而琴之音亦有五宮商角徵羽固無味也知有味之味者猶鮮况能知無味之味而味之者哉求之於古伏羲氏味之以修身養性神農氏味之以合神明之德通天地之和軒轅氏以清角而味之有虞氏以南風而味之以薰以時而及其民文王於姜里而味之以拘幽孔聖於杏壇而味之以倚蘭以將歸以及回不齊之徒伯牙味之以高山流水子期聞其有義我然若太山洋洋然若江湖善聽而知其味

也上下數千載間味其味者寥寥數聖賢而不可多得
然則琴之音其可易而玩之以得其味哉然予嗜琴之
味甚久雖未得古聖賢之遺音而味之亦嘗粗有得焉
於是援琴而鼓之翕然而音律協皎然而節奏明繹然
而曲操成一鼓而邪穢蕩滌再鼓而渣滓消融悅之於
耳味之於心大美不足以喻其淳玄酒不足以喻其淡
鹽梅不足以喻其和菽粟不足以喻其平淳淡和平之
味克然有得於心其味之雋永爲如何哉所以予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蓋味其
盡善盡美之味故食肉而忘肉味如此之久以嘆其自
得之至也夫韶舜之樂而琴樂之統也今閭誠能知飲
食之味悅於口以養其體徒養其體而不養其心未免
爲庸人能知琴之味悅於耳以養其心心得所養則心
平而氣和神安而體舒庶幾其有成是謂之希聖之徒
又豈不賢於人哉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闡其最
之以無負於家教也

醉琴軒記

吾友樂平蔡君天錫雅好琴扁其軒曰醉琴予讓之曰
昔李白醉於詩張旭醉於草書皆有待於酒以發其清
新俊逸之思揮其飛躍流動之勢所謂斗酒詩百篇醺
來草聖傳是已若之於琴有如此乎天錫乃焚香拂琴
端坐而言曰吾之醉琴於酒何有請以歌吟曲調相與
酬酢於龍池鳳渚之上以共入醉鄉可乎於是按徽理
軫七絃以調五音相宣六律相應徐而鼓之其心之運

指指之取聲聲之入耳耳之順心心得其趣無非醉也
若夫醉在高山乃鼓樵歌醉在流水乃鼓漁父吟鼓南
風之歌則醉在虞廷鼓杏壇之吟則醉在孔門夢蝶醉
於適也離騷醉於怨也白雪醉於清也春光醉於和也
以至猗蘭別鶴之操雉朝飛烏夜啼之曲莫不各得其
趣而至於醉也余心醉甚隱几而寐夢遊帝所觴我於
丹府酌以元和之盃酒半酣俄有縉紳先生自稱漢尚
書邕携焦尾以進鼓於靈臺之上但聞蒼龍之吟丹鳳
之鳴而諧鈞天廣樂之奏也驚喜且寤天錫猶鼓琴自
若顧謂余曰醉乎醒乎余於是知天錫之於琴非如白
之於詩旭之於草書託於酒以助其能也是醉也漫游
怡愉以入廣博易良之域不知天錫之醉琴琴之醉我

邪是為記

思親堂記

人子思親恩同天地親在思致其養親歿思致其祀風
雨霜露陟屺陟岵無時無地而非思也子致政歸同邑
鍾必澄暨其弟必瑩必亮痛二親歿久求書思親二字
顏其堂請記以示不忘孝思之意予素知其父貴寧儻
個尚義其母夏氏善委知禮故其內外合德治家有法
鄉邦稱之今雖歿久其諸子克承家教追遠之思拳切
如此則其於父母之存晨興而思省昏息而思定寒暑
而思溫靖衣服飲食而思甘輕能致養於平日必矣今
父母既歿思養無及盍亦遵古祭義以時思之春而思
禴夏而思祠秋冬而思嘗烝無弗竭也陽生而始祖物

生而先祖物成而禩之祭之思無弗恪也又必備其祭器潔其祭儀致齊以一其心致敬以成其禮使報本追遠之誠無復遺憾不亦可乎雖然孝思之致豈惟口體籩豆之間而已吾身不有大於養祭者乎必澄兄弟當何如其思哉盍亦思吾身為父母之遺乎知吾身為父母之遺則凡所以措諸身者不容不敬必存養以敬於內齊莊以敬於外內外不殊始終一致斯能敬其遺體而孝思維則也孔子曰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必澄兄弟既思時祀以報本追遠復思慎行以求無忝所生則夫鍾氏子姓得於觀感之餘有不訓其成式以永其孝思於百世而不墜乎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又曰神之吊矣詒爾多福斯言其不以為然

耶是為記

是軒記

樂平虞炳扁其麓修之所曰是軒欲省非求是以合於道請余發其意以自警余惟遠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陶淵明賦歸去來辭覺今是而昨非彼二賢者一不以暗昧廢禮一不以利祿屈節其平昔之立心制行少有不是及至斯而知往昔之非覺今日之是是之義豈易言哉余聞炳之父兄先暫分異固前日之非也後復義聚乃今日之是也今炳承父兄之訓拳拳修省若此苟不知道之所在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者有焉固必務學以明道庶乎其不差故為臣之道是忠宜竭忠以事君也為子之道是孝宜盡孝以事親也長

吾長之道是敬非敬無以事長也幼吾幼之道是慈非慈無以撫幼也以至言必是而後發則為嘉言行必是而後力則為善行去就必是而後決取與必是而後定則事皆當理而不畔於道也雖然夫子欲寡過而未能孔子是之記之於魯論徵士因革命而不二其心朱子是之書之於綱目垂之千百載而人不之非其有得於是斯道之不泯也泐守父兄之法以踐先賢之迹俾人皆以為是庶有裨於義聚也

序

文公先生年譜重刊序

五星聚奎而機發於先紫氣出井而瑞徵於後天生臺際斯文在茲則我朱夫子之生也有自來矣其資也至

明其質也至粹其氣也至大至剛故其學窮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博極群書折衷衆論直以濤沫泗之源疏濓洛之流會而通之止於至當之歸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千五百年於此矣其所註書傳之天下後世編華流夷讀之者尊之信之於往聖所作先賢所述咸得其指歸而不為他岐之惑其有功於道學自孔孟而下至周程數子孰有加於此哉新安婺源乃朱夫子父母之邦其先世丘墓舊居宅里咸在比魯闕里廟祀攸宜拈蒼葉公公回來為邑丞既新厥廟復以年譜舊刊本板文字磨滅漫不可辨謀欲重刊爰得舊本若行狀褒典記文附於年譜之後者與邑之儒士孫叔拱悉加校正補其遺闕正其訛謬命工鐫梓徵序於予嗚呼文運之

與固係於天道統之傳實在於人我朱夫子自少至老
注意經傳銳情治教以斯道為己任積歲累月竟無虛
日天地之心生民之命於焉以立木鐸再鳴不可誣也
今賢佐復修刊正是編嘉惠後學使得於觀感者如親
見先師於平生言足為則行足為法動足為道以為萬
世法程甚盛心也故不揆僭序其畧以表為政者知治
化之本云

苑氏族譜序

世之故家巨族不可無譜謀也譜謀修則世次明上以
追崇先世下以垂示後裔所以綱維善俗而防範澆風
也昔之君子恒致意焉如歐陽公永叔依漢年表蘇公
明允以禮大宗小宗各為世譜例雖不同皆足以考世

次而睦宗族也後之君子多取法焉監察御史苑公克
敬參考二家譜例作家譜屬二為序按苑姓自殷武丁
子文封苑因為氏此得姓之始也春秋時有苑何忌
為齊大夫後漢時有苑仲三為大守唐時有苑言
揚與柳宗元聯第雖世系無傳言出於一姓也公自
述先世居保定族屬甚蕃號千丁苑家今居晉州沙頭
莊者自千丁分也其東河頭一支又沙頭莊所分也
舊譜散失傳言故斷自元真定路總管受卿始迄
今凡七世譜為言其所知闕其所不知可謂譜得其
實無媿於歐蘇二君子之用心也繼自今子孫世修斯
譜以嗣以續則自七世至於十世數十世世次相承宗
派相屬昭穆由是而明尊卑由是而叙親疎由是而別

前不忘其所自出後不失其所由分親雖盡服而同宗
之義不盡也家雖異籍而合族之情不異也莫不禮以
相接恩以相歡又豈至於塗人相視而不相親睦也哉
况公以通經學古入官克振風紀駸駸嚮用將以齊整
風俗而拳拳於譜牒所謂自身而家自家而宗族以至
於鄉黨州閭忠厚之化行澆薄之風息深有裨於世教
也故叙其端云

徐氏族譜序

世族有譜尚矣以親九族載於書大宗小宗記於禮年
表著於史皆所以篤親親也由是譜牒興然家自為之
始有可議者焉如城北之杜求通城南之譜南豐之曾
推接子皙之胄其然與否文獻無徵寧不致人之疑也

哉惟歐陽文忠公蘇老泉倣經史義例各為世譜譜所
知者為可傳信於後後之士大夫家宜取法焉監察御
史徐公間以世譜示余屬叙按譜圖始祖九五府君宋
南渡時自陳遷至蘭溪之馬安居焉迄今三百餘年凡
若干世大書以正世系分註以述行實詳其所知闕其
所疑九族列於圖宗法繼於系年表叙次亦不外是不
強合如北杜不遠經於南豐得歐蘇之法合經史之義
可謂信譜也雖然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
族收族於續譜牒有賴焉繼自今十世數十世世續
之則前有所考不忘其本源後有所据不失其枝派歷
世愈遠昭穆之序具存合族雖衆尊卑之分尚在莫不
秩然禮以相序翕然義以相合懽然恩以相孚故尊不

至於凌卑幼不至於慢長疎不至於間親有無相通患
難相恤吉凶相慶吊善惡相勸戒又豈秦越相視而欣
戚有不動於中者哉觀公自述譜引所以望於族人與
後之子孫若此將見孝悌之道興于家庭著于宗族以
及於鄉黨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德厚矣予學子曰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則於朝家風化尚有補云

劉氏族譜序

粵自賜姓命氏而姓氏之論興明德親族而宗族之論
叙然姓氏或有所更而宗族自不可紊未有譜謀何以
考姓系明宗派盡親睦之意哉山西按察司副使栝蒼
劉公文中以續書世譜示余徵言為叙按劉姓陶唐之
後受封於劉至劉累為夏御龍氏周大夫食菜於劉亦

為劉氏漢高祖賜婁敬項伯更姓劉氏是一姓而得姓
不一也今劉姓布漢華夏莫不各有宗也然譜謀罕傳
數世而上已不可考安知其為御龍氏之曹周大夫之
曹耶抑婁敬之曹項伯之曹耶有志於尊祖敬宗以收
族者寧不慨嘆於斯此公之世譜所以續也譜自晉關
內侯諱衍始中山十七葉孫也世居京兆至唐府尉諱
原遷浙之栝蒼至宋沛國公諱楚三子遷閩之建寧皆
自京兆分也以後族屬在京兆與建寧者闕其嗣所不
知也居栝蒼者自松陽始後一支遷龍泉一支遷青田
一支遷麗水譜系頗詳麗水又加詳者公所自出也迄
今千有餘年三十餘世世系相承前不忘其所自出支
派相屬後不失其所由分尊卑之分以明昭穆之倫文

叙記曰君子行禮以叙宗族於斯可見至若世生名賢
或列爵公侯或歷階台輔或喉舌攸司或耳目攸寄或
寵任戎鉞或總領星樞或輔教司成或納言諫院以至
郡守縣令幽人真士後先相繼照耀圖謀何其盛也良
由世積厚德賢賢相繼衍慶垂休至於今以發於公與
族人者祖宗積累之所致也雖然姓氏源流固子孫所
當知祖宗德業尤子孫所當繼余故論得姓之異同舉
歷世之爵秩著之首簡亦惟劉氏子孫慎重宗姓思以
延其世澤景行先德思以振其風聲則惇宗睦族之道
亦在於是而公之續謀猶有徵於悠久相繼不絕云

送刑科左給事中李敏序

刑科左給事中儀封李公克勤九載秩滿考績天官廿

黃門同寅諸公喜其將奏最而增秩也屬予言以爲遠
大之徵予也得侍同

朝辱知於公者最久敢以蕪陋辭然惟黃門給事乃
天子近臣出入

禁闈秉筆立朝

玉音得以敷宣忠言得以獻納賢人在野得以薦進不肖
失職得以劾去諸司章疏得以封駁其當否又得與公
卿大臣參預

朝政論是非辨得失於

朝廷委任如此之重視信之密苟非知古今達事

變識治體者曷克勝其任以能有成功哉惟公發身胄

監廣學多聞自居

禁近凡職分所當言者能言之所當行者能行之務存大體不瑣瑣於細事故歷事

三朝始終一節是以勞績彰彰播人耳目

朝野共言其賢茲當課最顯擢有日或出臨方岳或入

踐政途其於事君之大節臨民之大道不徒見於言論

又當身體而力行之豈以高爵重祿移其志而變其初

也哉惟夙夜以思上以忠報

朝廷下以澤加黎庶俾一聲茂實炳耀今昔而垂無窮

也此固公之素志實區區屬望之私而諸同寅亦以此

望於公也

送李太參序

皇上軫念下民自頃年以來間嘗饑饉因致困窮流移

詔寬恤但諸郡縣師帥有哲有愚不能皆有以副

上德意若山東西河南北流民轉徙者尤衆乃正統四年

命在廷大臣舉能安輯之者俾專其任庶有成功僉謂行

在戶部郎中榆社李公仲謙才識老成久居郎署歷事

四朝幾三十年小心慎密賢聲雅望播在人耳非公誰

宜乃首被推薦遂拜河南右叅政公自履任弗違寧居

循行郡邑東自陳宋以及淮蔡南自潁汝以及唐鄧西

自鄭以及嵩卽伊洛北自覃懷衛漳以底太行周爰咨

度招流民而諭之曰爾輩故違令賴

天子仁聖今宥爾罪歸爾逋租復爾徭役爾亦盍思鄉土

親戚在是舊田廬在是祖宗墳墓在是奚可邀棄不歸

以安爾家乎若復冥頑孤

恩梗化憲章其在必不爾貸諄諄慰諭鞭朴不施由是逋
逃咸悅以至匿於山林川澤幽遠之地久不沾澤者莫
不聞風感激扶老携幼驅犢駕車歸者塞塗三三年間
不連聲色河南之婦自他郡者戶三萬八千有奇他郡
之婦自河南者二萬三千有奇具數

上聞事竣召還僚舊思其道義吏民思其惠澤咸惜其去
然公去而趨

朝績用告成可謂不負

當宁托任之重大臣薦舉之公而人之蒙其澤也如此宜
其褒擢或復臨方岳或崇歷政途又將益堅利器大集
嘉猷俾勲名愈著於世德澤溥加於民其功業又不止
此離懷何足云哉同寅方伯盱江饒公古復虞公參政

永嘉鄭公參議撫寧吳公古睦宋公暨予率僚屬餞于
大梁門外俾予叙之以送其行

送虞景益序

沔陽虞景益氏質敏務學兼得陰陽之說應郡舉赴天
官考其學術精通引選

大廷拜其州陰陽典術還過河南省其父方伯公母夫人
將歸而履任也而藩岳群公之子弟請文為贈余惟君
子之位也務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不當為而為則
有出位之譏當為而不為則有鰥官之誚二者胥失之
而未得其職也然以孔子之聖嘗為委吏務在會計之
當為乘田務在牛羊之長及為司寇務在元惡之誅亦
惟盡其當為而已今景益以英妙之齡守官鄉邦亦務

以陰陽之術開導其州之民若夫男女之有冠笄嫁娶
宅墓之有興修卜筮鬼神之有祭享親賓之有宴會田
園之有栽種收穫以至凡百事為莫不各有所宜然必
稽之於易所謂陰陽消長之理書之所謂欽若昊天曆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參之以大統之曆審歲時之序
察分至之候演之以奇耦之數揆之以吉凶之理使之
各遂夫人事之宜庶幾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而能盡其
職之當然也若不深探其本於經徒拘泥其末於後世
之異說非徒惑於人且以自惑其不至於失職也難矣
况景益積學有年內有賢父兄外能尊師取友以成其
學術固知宣聖隨其所居之位務其所職之宜如此其
能安其位舉其官而不失厥職也審矣他日賢聲雅望
著於鄉閭又將無庸薦拔揚歷通顯以緝父兄之光信
自茲上也可不敬哉

武定州知州黃景陽輓詩序

古之人有德有才者歿而人哀之蓋其德有以潤身才
有以用世其歿又有不幸者是以文學之士或誄之以
辭或吊之以文或挽之以歌以詩由其志行之卓越事
功之昭著者異世而相感者况一時之相知者乎景陵
黃公景陽好學以明經領鄉薦入官監試學優事
本樂善好施廣州知州郡政方通而舊守代還再授
鎮南州知州未及行而舊守復任逮宣德改元

宣宗皇帝崩於安州反逆更州名武定公被

時有知州神機耗之餘公私凋弊到官宣帝

乃完官署增城廩度悉復舊規宣第之化郡民悅服僅
三載而卒嗚呼公以通才厚德遭逢

盛時名重科目官至大夫忠報於

朝廷澤施於郡邑生亦榮矣其不幸者位不滿其德用
不盡其才澤不火被於其州之民是尤可哀也宜乎播
紳士夫誄之吊之挽之而形於聲嗟氣嘆長篇短章發
乎至情即古人之遺意足以感於今而傳於後也家子
懋衷為巨帙增虞佐余同竄方伯虞公之序請叙其首
簡如此云

贈山西副使劉公文中赴序

正統壬戌之秋

朝廷遣驛使傳

綸旨即河南按察司陞僉事括蒼劉公文中為山西按察
司副使公拜

命以行方岳群公送餞於城西官亭屬予為序以識別洪
惟

國朝參酌古制置方岳以分治於外統郡邑以治民者曰
布政司統衛所以治兵者曰都指揮司是則二司各有
所統而郡邑衛所各有攸司也並二司鼎立為三無糾
正群有司之不治以安兵民於治平者曰按察司其視
二司職雖尊而政實兼濟惟同德協心陽舒陰慘莫不
相資以成治功也哉司有長曰按察使佐曰副使曰僉
事有缺必公卿大臣咸集于

廷推飽經術優於文法堪其任者合辭論薦

上親簡擢非秩滿當遷者不得薦進可謂重矣惟公自擢賢科兩宰劇邑息囂訟於廣濟化頑獷於同安及珥筆

升

朝肅班北面激揚得體名重中臺由是出臨方岳秉心公正而同寅協恭執禮謙讓而同列加敬政肅郡邑而紀綱以振法施衛所而憲度以清德被兵民而治化以洽是以中州人士仰其風節與嵩岳相高蒙其利澤與河流比潤治聲溢於部內清譽達於

朝端不埃九載奏功而膺薦陞秩固其宜也今則副憲山西秩雖增而職不殊地雖易而法則一持舉此以持諸彼而已異時廉聲益著雅望益隆又將入政

思密勿以弼諧謨刻樹勳於

清朝全榮名於晚節庶以副名公巨卿論薦之公答聖天子信任之重此固公之素志諸同列亦以此望於公也

驄馬行春序

監察御史新安程公以驄馬行春命題能詩者歌咏之連篇累牘積集成卷屬予叙首簡知公之託意深也昔桓典為侍御史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蓋其剛果有以落權豪之膽峭直有以斂奸邪之迹凜若秋霜肅若商飈降振於山林原野群芳失色百穀成實胡為平行春也殊不知遏惡所以揚善明刑所以弼教故必陰慘而後陽舒寒極而後暖至去邪佞而後正

直之氣舒去貪墨而後廉介之行著去酷暴而後德
之政舉去澆漓而後淳龐之化行所謂薈稂秀而嘉穀
以生驅豺狼而牛羊以育執斯法巡一邑温然風動百
里春也按一郡然澤潤千里春也歷一道煦煦然和
氣流行都邑皆春也與夫進直言而
君聽之獻嘉謀嘉猷而
君嘉納之薦賢効不肖而
君陟之黜之

君以一身運行元氣于上臣皆以一心調和元氣於下上
下交泰熙熙然億兆歡康四海皆春也公之存心行事
若此斯無愧古之桓桓而獨邁今之駉馬攬轡天衢以
騰踏青春其進詎可量也

汪氏族譜序

世族有譜所以尊崇祖宗敦睦族屬貽謀子孫故家文
獻每有徵於斯焉吾邑汪氏族譜自魯成公第二子汪
侯食采潁川得姓迄今八十餘世子孫繁衍布濩江北
江南支分派別叙次為圖立例有法註述簡明上下二
千餘年間名賢輩出或發身經術或奮迹戎功錫爵土
而為公為侯秉鈞衡而為卿為相草制而為內翰執法
而為侍御承流宣化而為郡守為縣令傳經講道而為
學校師文武勲階庶秩未悉復有克承詩禮志尚幽貞
德義孚於宗族鄉黨然而世守身與濟時行道者出
處雖異德行並佳名實流芳照耀圖謀何其盛哉蓋自
潁川以來世積之厚相承委祉垂休以昌大厥後

者莫能殫述至君之閔亂起兵保障六州外
不侵民皆安堵表獻地圖百萬生靈免禍亂
世其為國保民功德於天地宜其生封歿謚廟祀家
邦子孫食報至於今本支愈久愈盛天道昭昭其視于
公門容駟馬王氏手植三槐之感應何如哉而又世有
賢裔慎重宗譜如東晉時淮安侯旭宋時韶知府杞績
溪主學性元時松山駿仲全斌逮我

朝西鄉知縣彥達暨以吾輩皆嘗續修故其源流有自
傳承悠久相續不絕如此今以玉以積以瞻勢濶接舊
譜其支派遠隔千百里外聞見弗及者莫能收續其本
支近派之可知者徧詢博訪訂舊增新凡宗支之所出
派系之所分宅里之所止仕宦之所歷婚姻之所結

差之所在與代制命之所褒與夫先正之所作詩銘序
記有關於譜牒者靡不收錄又慮謄寫傳訛又之真贗
莫辨合誅鈔梓印付各支收傳于後其尊祖敬宗收族
之心可謂至矣後之賢裔并如以玉曰君子之用心世
世續之則祖宗之聲光振耀無窮族屬之恩義感孚無
斁子孫之系緒有引無替又信於今而又
徵諸後雖百世可知也
卷末故喜而敬為之序

論

漢高祖過魯孔子論

漢興距孔子沒二百年間王室寢弱列國爭雄尚
刑名者知有中不與事非尚從衡者知有蘇秦張儀尚

任俠者知有論相如毛遂尚變法者知有商鞅李斯尚
戰陣者知有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流未聞有知孔子
之聖尚仁義禮樂以興起焉者而吾道因時晦塞逮至
呂秦泯絕於天下矣幸而魯諸生世相傳習其說而遺
風僅存觀高帝始至魯聞絃誦則不加兵再過魯祠孔
子以太牢以見吾夫子之聖前王所未知高帝獨知之
前世所未祠高帝始祠之而又祠以太牢禮孰重焉自
時厥後吾聖人之道日以明教日以行內而國學外而
郡邑學莫不有廟位號曰隆天下通祀之雖後之英君
誼辟崇儒重道以隆治教之所致亦肇端過魯之一祠
也吁唯聖人能知聖人然則高帝雖不學其知之所及
亦大矣哉

辯

啓母石辯

嵩山之陽舊有啓母廟廢久東有一石高二丈餘闊半
之長如之傍裂一小石曰啓母石按郡志載淮南子云
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轅轅山謂塗山氏曰欲
餉聞鍾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來見禹方化熊
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
何其怪誕之甚也書曰予劖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此禹急於治水而不
暇顧其家正孟子所謂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
也于時乘四載導百川若化為異物以拯時之溺豈一
世之人不見獨塗山見之哉禹豈待塗山親餽餉而得

食哉塗山亦豈必隨其所之而餉之哉塗山既見禹化
為熊而慙何其自化為石而不慙也哉夫物故有化者
如雉化為蜃蛇化為龍物之化者固多金華之叱石為
羊化於幻術鄆之虎死為石化於政術其形自若也武
昌之婦化石因形似而妄傳也韓哀化虎杜宇化子規
人化物也張路斯鄭祥遠龍化人也事雖不經然但言
其形質之變而耳目口鼻猶備未嘗離絕性情猶蛇雉
之化龍蜃也今以至靈之人化為石若是其高且大千
夫不能舉百牛不能拽不首不肢而墮然其形不耳目
不口鼻而頑然其性情無復知覺運動以暴露於天地
之間乃謂之神不待知者而知其妄也余視山之上石
崖斜裂二道中缺一處曰虎頭岩相傳李筌得陰符經

其中即此石迸裂墜地而為此岩也意者廟在是人因
廟廢而名遂移於石及左氏云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入
羽淵化為黃熊禹其子也好竒者因而附會其說以訛
傳訛至唐永淳二年新其廟立碑以表厥靈而騷人墨
客復往往詠其事夫何不信書不信孟子而惟淮南子
之說是信誣聖人惑後世而竟莫知其非也故不容於
不辯

對

牧羊者對

余乘輜適大梁之野遇牧羊者不知其何許人能牧羊
若是其蕃且肥而馴也下車坐而問焉牧羊者對曰僕
晉鄙人也居太行之陰牧羊已有年矣吾之牧羊心常

在羊察其氣候審其水草別其群類以遂其生故時將
寒恐其凍也牧於野就原隰之暄焉時將暑恐其熱也
牧於山就林木之陰焉時其饑也放之就草而食焉時
其渴也引之就泉而飲焉恐其疾以瘦損也風寒雨濕
預為之所三伏啖之以鹽麥春之交飼之以豆惡者亟
去母令敗若群焉恐其苦於虎狼也畜良犬夜知更以
防護焉以羝之最鉅者率先而群羊隨之其前奔者旁
逆者後不進者鞭之使勿離其群焉雖有價不多鬻無
故不妄殺特粉得之以時乳羔而日孳焉若五月之犂
六月之犂七月之犂來卒歲之犂各自為群而小大無
雜焉由是群分類聚不失馳驅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欲
行則行欲止則止欲臥則臥欲起則起而不煩驅策焉

言治牧羊之法不滿百而千累千而幾萬焉吾一家
之衆人於羊取給而不至凍餓焉余聞之曰昔臧與谷
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冊讀書問
谷奚事則博塞以遊是其心不在羊毋怪其羊之亡也
今牧羊者用心如此宜其羊之蕃且肥而馴也漢卜式
牧羊上林布衣草躡而牧歲餘羊肥息漢帝見其羊問
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噫為民父母者能推
此心以牧夫民使民無饑寒疾苦之憂豈生息群倫之
樂焉有不庶且富而可教以親其上也哉

祭文

謁協忠廟文

歷雖陽以周覽兮訪忠臣之遺蹤慨城郭之如故兮

廟貌之敬崇想開元與天寶兮何後汗而前以
之致寇兮惟聲色之悵懷賜金錢於守靈兮於胡雖
後宮指赤心於胡腹兮信妖孽之而胡之表
兮舞梨園之花驄彼覬覦之有漸兮胡慢威而治容
曲江之識鑿兮豈夷甫之攸同養於免以遺忠兮曾不
懲夫夷戎振金鼓於范陽兮聲徑徹於宸聰播六飛於
巴蜀兮憂失馭之冲冲擅萬乘於靈武兮亦繼統之忽
忽邈幽并之失守兮阻穀函而不通何一人之不悟兮
致天下之恟恟顧逆勢之方張兮孰不避其銳鋒惟二
公之忠憤兮舉義兵以相從擁
之孤墉禦破竹之勢兮期沮折其
傳代運之懷懷彼烏合之日滋兮被圍迫之既

寡之莫敵兮時出奇而一攻或擊賊之不備兮爰突入
其營中每乘機以取捷兮獨應變於無窮庶保障於淮
西兮接聲援於關東柰糧道之阻絕兮苦餽餉之無供
盡茶紙與雀鼠兮逮老稚之一空愛已割於寵妾兮恩
莫保於家僮啖麾下以肝膽兮諒饑腸之難克衆失心
以殉國兮誰復顧於其躬期援兵之莫至兮力已極於
罷廢望行在而再拜兮吐詞氣之如虹生莫報於全城
兮死為厲以除凶凜秋霜於志節兮皎白日於心胸蓋
非出於一目十行之力兮抑深有得於上帝所降之衷
迄夫蕩腥膻以滅迹兮清河朔以銷鋒暨鑿鑿之反正
兮其亦追悔而旌忠微二公之沮逆兮則汾陽之儔未
易成收復之功嗚呼見危石兮驚湍識勁草兮飄風全

偏裨兮盡節次謚爵兮同封雖世代兮變更遇春秋兮
繁豐以死勤事兮人臣之節以禮嚴祀兮人心之公俎
葵藿以為羞兮傾陽觴河水以為醴兮朝宗致薄奠兮
仰神明之如在抒素懷兮愧予詞之匪工人之敬兮神
之靈兮與天地而長終

遣蝗文

緊蝗之為物也肖以蚱蟴之狀表以阜螽之名黃而小
者陽之質蠶而大者陰之形四翅輕而奮迅兩股健而
崢嶸何曠歲之不有或再期而復生豈真魚子與蝦之
所化吾未得而悉其情若乃集我良疇食我嘉穀惟黍
惟稷惟稻惟粟亦投草莽弗嗜麻菽此蓋隨其食性而
為其口腹也適遭汝類爰入我疆或徧地而輕擲或凌

空而高翔低回而下如雲昏而雪舞倏忽而起如烈風
而沙揚經數郡而莫禦延千里而未央諒汝類之所過
豈苗稼之無傷奪人之食充已之腸嗟我農夫勤力田
莊乃耕乃耨流汗成漿自朝及夕其異其登場豈意垂成
橫罹此殃公賦未得輸私債未得償既拊膺而戚戚復
憂食而遑遑汝且負陽抱陰交尾疊構生子入土以尾
穿竅一母之子至九九之數尋丈之地育萬萬之兆又
懼汝生類之衆多而遺患之在後彼柔蟲之食根以傷其
苗螟之食心以傷其穎多至一鄉一遂或至一同一井
然則此之勢潛而伏汝之勢烈而猛是以唐太宗吞之
而自誓梁刺史因之而自省奚為犯若水之怒而捕至
十四萬石又安知魯恭之賢而不入中牟之境我

朝着令郡邑遵行時歷田野徧視其生初出曰蝻黑小如蠅因形迹之甫露幸羽翼之未成積薪以焚掘地以坑必盡殺乃已而弭災於既萌也茲汝飛蝗來自何所其去其留孰驅孰阻捕夫如雲列陣如堵擊殺無算傷殘莫數斃者狼籍存者旁午猶未足以快人之意而償農夫之苦汝之受禍亦已慘矣抑聞汝有生發之機由吏有貪殘之弊奚必辨頭身之色而後知文武之異更有罪而未加其誅民何辜而不獲其利嗚呼人皆汝惡吾獨汝悲汝為人害汝自不知賦命已定受性莫移但知其食之所嗜安知其禍之至於如斯嗟彼貪殘為私桎梏不顧人之蕩產不恤人之受辱欺心肆忿昧性縱欲恣暴橫而不厭苦剝削而不足受其害者切齒嫉其

惡者側目乘間伺隙聲罪置獄既殞其身亦覆其族斯人而蝗者取禍之莫贖也况汝遺類在我郊坰顧殄滅之寔宜人心與頑之可矜伊欲逐之四方去我中土北入代南秦東入魯然其地皆我

亦予一視同仁無間遐邇

於此哉吾將告昊穹禱神靈驅長風鞭迅霆使汝乘氣機入滄溟復化魚蝦以遂汝形既不為人之害亦不戕汝之生庶貪者易其慮殘者知所懲而吾民得以歌豐年樂正統之太平

瑞安進兵祭旗燹文

惟神剛明正直職主兵戎戡定叛逆全仗威風奏此茲凶

寇逢起浙東生靈受害天地不容某等恭膺

上命整旅除凶神機默運將猛兵雄擒其元惡釋彼脅從
地方寧靖永賴神功

首回管合祭風雲雷雨旗纛山川城隍諸神文
惟神上順天道下鑒人心威德無濟福善禍淫蠢爾群
凶肆毒既越

帝命與師搆其巢穴神其默佑首惡既俘惟討有罪以釋
無辜恭維率誠心致禱遺類悉收妖氛淨掃群邑寧
靖民樂時雍
奏凱以旋咸賴神功

處州府進兵誓師文

茲因逆寇逢起處溫生靈受害罪惡滔天屢赦不悛

帝敕某等與師討罪已募爾衆竭忠効力一戰任替

戰廬山三戰鴈溪四戰龍岩寨

神天助順就滅群凶正儼

奏功陞賞激勸其宣慈殘寇復肆凶頑再率爾衆往討
滅之謹告

天地神靈與爾衆誓宜一心齊力奮勇當先勦戮元凶除
滅醜類隨其家財悉以克賞官另賞銀且以見爾忠報
朝廷義保鄉黨功勞

上達陞賞有差之家當貴慶延子孫其或懷奸携二臨陣
退縮通賊賣降挾讐妄殺禍及身家覆宗絕嗣如或我
等統領官屬不善撫恤爾衆功過不審以致賞罰不公
身家受殃其能盡心撫衆設策除凶功過詳明賞罰允

當致有成功榮膺多福

天地神明昭鑒報應無私各遵誓言無忽

祭溫處境內山川諸神文

惟神仰遵玄化俯鑒靈心光昭祀典福謙禍及我提
兵茲况... 盜息浙南閩北兩界山開
道... 三軍持賊巢穴... 助
黨未絕崇... 牲庸申祈告願... 再助
我師搜擒伏匿... 務分玉石凶惡盡除良善咸
康感神靈覓人心弗忘尚享

祭先師林公文

感師道於幼學兮仰模範於邑庠羗群彥之原... 必
規圓而矩方辨經籍之疑義兮渙冰釋於青陽... 惟

夫道德兮母徒事夫文章道洙泗之楷則兮播瀛洛之
遺芳施時雨於桃李兮紛暢達於門墻胡秩滿而亟去
兮陟群教於他邦邈蒼梧以仙逝兮歸旅襯於閩鄉嗟
愚生之永慕兮倏四十之星霜適道經于墓下兮薦清
醑於一觴諒恩義之感格兮誓沒齒而無忘

墓表 誌銘 贊 訓

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倪先生墓表

默庵倪先生篤行君子也世家常之無錫曾祖諱德甫
祖諱文斯皆秉禮行義樂志終身父諱峻通經術行道
于時母張氏先生諱恂字仲淵默庵其別號也自童稚
耿介不群稍長有志問學孝友出於天性永樂初父宰
南劍之沙縣發奸擿伏聰察如神邑之黠民度咎不免

懷苞直乘隙投默庵求救免默庵拂然拒之白于父竟
按其罪邑內憎服時僚佐子弟尚侈麗父戒默庵曰居
官貧汝宜甘布素母慕彼為默庵對曰大人素尚清白
兒敢不謹守家法以事外飾哉及父遇知
文廟擢兵科都給事中默庵隨侍父每早

朝參默庵必先起若櫛盥若衣冠若厨饌皆躬理完整
候父寢起罔不適意父念其辛勤曰有僕隸可代汝勞
胡乃自苦對曰服勞奉養子職當為委之僕隸於心何
安父喜謂張孺人曰吾居官得此兒理家政復何所憂
兄弟六人咸承家學文行俱優默庵敬長兄甚謹
弟尤篤暇則自相師友講論經史倡和詩歌怡怡如也
里中後進景仰加敬以第行稱先生故人稱默庵為二

先生其詩句冲澹淵永有膾炙人口同邑孟孟以德有愛
女知默庵賢欲求為贅婿父母欲許之默庵懼告曰禮
謹大昏男迎女歸彝倫有序奚可離親側違色養而外
就家室哉父母亦弗忍以德聞之益喜其賢竟以女歸
默庵胤嗣敬幼多疾甫能步趨孱弱弗克就外傳日携
榻前教以詩書接聲輒成誦喜謂孟孺人曰亢宗兒在
是矣都給事中君得

請歸省先墓未幾以疾終于家默庵慎終以當大事葬祭
依則古禮朝夕悲號父喪未終繼遭母喪畢襄事哀毀
骨立成疾竟不起逾年而逝時宣德改元七月十八日
也生於洪武辛未二月十五日葬龍山先塋之次子敬明經登正統
日享年四十有一其年十

科進士第擢河南道監察御史景泰四年春默庵蒙
賜勅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其

制詞有積德于躬之褒配孟氏宋信安郡王忠厚之裔封

太孺人有賢行子男一即御史君娶同邑彭氏封孺人

女三劉銳翟昌年李其婿也孫男一相如景泰五年

夏御史君泣捧其先府君行實請予表其墓道圖示永

父子永樂中始釋褐通朝籍時覩都給事君以直道事

君位不滿德先生以順德事親未嘗一命父子積累者厚

所以裕於其後者慶澤必有承也予宦轍北南三十年

來茲鎮八閩復遇御史君按臨同事觀其風采疑峻憲

度平明抑權豪植良善以振風紀積善餘慶信天道之

足徵也嗚呼默庵孝友與于家信義著于閭里德善褒

於

朝廷惜予縷不足表幽潛昭悠久况賢嗣持憲中

外聲譽日起又將增顯秩列鉅卿為輔弼推

恩錫命至再至三而褒典愈隆也自有大手筆為之發揮

姑表諸墓以俟

故夫人范氏墓誌銘

禮部尚書毘陵胡公之夫人范氏以疾卒於南京之第

尋蒙

聖恩命工部營治封丘遣原貞來祭其子長寧扶襯歸葬

奉儒學訓導錢謚所狀請銘謹按夫人世家與胡為同

里著姓曾祖珙元嘉興路通判祖致康西興鎮巡檢父

仲安隱居教授夫人在室女德既備歸於尚書胡公乃

宋文恭公宿之裔元奉議大夫江浙儒學提舉庸之曾孫常州醫學錄今贈禮部尚書禎之孫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彥德之子淳謹雅重鄉邦所稱夫人以柔順之德相之寔宜其家舅既歿姑太夫人李氏家法甚嚴夫人奉承唯謹飲食必躬進衣服垢必躬澣濯敬養盡禮太夫人安之處姊姒和而有道訓子女嚴而有恩御侍婢寬而有法尚書自舉進士歷給事中轉都給事禮部侍郎以至今官清白儉素若畫布之士夫人攻苦食淡一如其志兩承

誥命初封淑人再封夫人榮膺命服愈自謙約雖副禕之貴凡緘縷所治必躬執其勞其賢行足為縉紳家楷範正宜安享壽祉竟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一洪武戊午八月十日其生之時宣德戊申三月十九日其卒之時子

一人長寧娶膳部主事南康杏亭之女為婦女一人曰京今館同郡林栢之子玘為婿以是歲八月十七日葬于孝仁鄉之周莊近太夫人之兆神心所安也原貞素非能文因其請僭為之銘曰嗟咨夫人德充於姿既配君子室家攸宜孝于姑嫜友於姊姒相夫行道克濟其美祿豐弗侈位崇弗矜夫志清白敬以順承表正閨門式昭內則儉約治家終身不忒陽山峩峩漏水溶溶靈輻反此先兆寔從

錫命自天子葬予祭子孫克承永光幽窆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許公墓誌銘

公諱 字得仁姓許氏世居新安為歙著姓祖餘慶父

仲大相繼起家貲產殷富積德行義鄉邦所稱公幼有
至性愛親敬長甫就學請書知大義積習至長氣質溫
純威儀嚴毅動循禮度足以表式族姻鄉黨父既沒家
日益落從父欲分異諫弗能止遂析爨不數年從父亦
卒公念其遺孤四入皆幼弱一日母徐與從母張偕坐
跪告曰門衰戶薄父叔早喪今諸弟未成立盍一家經
紀庶免失所母與叔母相對泣曰兒言及此吾妯娌志
願畢矣遂復合一爨扁其堂曰和樂作家範五十餘條
每朔望母坐堂上長幼序立堂下宣說一過退各執事
作同心堂男先女後會饌經營勤苦二十餘年凡田園
昔爲他人所得者悉復之而又增置之業日益盛食積
日益夥繼而再從昆弟及異姓諸婦人各其心正統丁

巳析爲五爨貲產均分公先於宅左構居室完美欲與
仕明昆弟居而諸姪固讓公不得已勉從其意以祖居
悉讓諸弟姪後無間言宣德乙卯冬今秋官大司寇楊
公彥謚家居守制時舉公子仕達爲郡學生公朝夕家
教尤嚴曰汝母負明公所舉仕達服膺嚴訓勵志讀書
中正統辛酉京闈鄉試登乙丑進士第拜監察御史遺
書戒之曰

聖天子任汝爲耳目官勿偏聽以爲聰勿過察以爲明舉
措合公風紀斯振仕達恪遵修職景泰庚午公以子績
著賢勞膺推

恩之典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配 氏爲孺人仕達
時出巡福建捧

物便道過家公冠帶遙瞻

北闕拜謝恭讀

勅詞禮畢語仕達曰

朝廷優待臣隣微有勞蹟榮及于親

恩寵厚矣吾無由報期汝竭忠盡瘁勉吞消埃吾得以少
愧庶無憾也景泰三年壬申八月二十八日疾卒于家
公平生樂善好施貧不能娶喪不能葬者咸給助之鄰
家疫死殆盡惟存一媪人絕跡往來公躬督童僕備棺
殮死者葬之里有兄弟爭財產訟不息公喻以大義兄
弟感愧復還舊好且善與人交去家半里築館臨通衢
以待往來賓客愛王家田佳山水於焉置庄種秫有田
植茶有園養魚有池暇則嘯咏其間偶得佳句題于庄

壁有曰不願汝等富貴只願汝等和義曰家和貧也好
不義富如何曰不求金玉富但願子孫賢大率皆教誡
子孫之言其貽謀于後者如此公生於洪武壬戌十二
月朔距卒之年享壽七十有一先娶宋氏繼汪氏子二
人長仕稷先卒次即仕達也女一適同里汪孫男七

孫女二公卒時仕達按閩當代父老詣

闕乞留仕達陳情將歸治襄事余時鎮守于茲得與叙鄉
舊咨啓益且喜其得風憲體知公之家教有自也仕達
以候官縣學教諭黎公穎所狀請銘余與公居鄰郡雖
未面交然聞公之高風善行已久故弗辭而銘曰維玉
在璞弗耀其光維蘭在谷弗揚其香比德幽貞美不自
眩隨遇而安慶由積善爰有令子庭訓寔欽掇科持憲

聲重士林公得推

恩榮封有勅豸冠朱衣貴如子職光前啓後壽考今終卜
藏吉壤永固其封

浙江道監察御史高公墓銘

正統十二年秋七月

日

勅封浙江道監察御史高公卒于家八月 日其子浙
江右叅政聞訃急歸治襄事奉浙江按察司副使馮公
敏所述行狀請余文歸刻石以表諸墓余與公為同郡
與叅政公為同寅雖未嘗拜德公床下然景慕公之盛
德懿行非一日奚敢以不能文辭按狀公諱奎字拱北
先世自閩來官于饒遂居餘干今族屬蕃衍為邑鉅姓
曾祖諱漢英祖諱宗文世承儒業當元季世知時違變

俱養晦以終父諱彥文儻尚氣節母周氏公幼有志
操以承家學讀書通大義甫成童父以直道為鄉人累
誤被送京欲留公理家以父罹患難奚暇顧家乃號泣
隨之及父病卒金陵匍匐歸葬盡心事母以撫育
弟妹婚嫁以時至有成立母終居守志且多病朝夕視
膳奉湯藥不忍離側以求聞達及母沒親喪甚哀祭
悉遵文公家禮不為流俗所惑其卓見如此雖有志當
世終喪年以衰邁乃遣子峻入邑庠知其為偉器親授
經史峻尋登宣德庚戌進士第拜監察御史持憲中外
風紀有聲實家教所自也正統戊午蒙推
恩封公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配 氏封孺人
勅至家公夫婦蒼顏鶴髮服命服率宗眾拜庭下以承

聖天子寵命鄉邦榮之莫不加茲咸以公善教子為法是後公以家政付諸子訓諸孫忘倦修譜謀以敦睦宗族平昔不妄與人交所往來者必儒雅之士未嘗至邑宰之庭但舉行鄉飲迎致為僕凡遇凍餒者憂形于色施予不吝人有不平者即直於公論其是非以判莫不悅服卒之日鄉人咸悼之洪武壬子月日生享年七十有六孺人氏有賢行子四人長即參政也曰嶠曰嶽皆早卒曰嶷女一人適江埠江宇寬孫人以是年卜葬于縣之南鄉尤村里惟公之德足以潤身行足以善俗子孫承其慶宗族慕其義鄉黨之所推服朝廷之所褒嘉壽富康寧以考終命實積德累行得於天者然也宜表之以昭示悠久而系之銘曰隱非避世

龍孺人墓誌銘

為全孝也顯非用世由勸忠也業紹前修經垂教也慶延後裔善積躬也錫福備五天所報也達尊無三人所宗也惟君子有終千百世之下欽其風也

孺人姓龍名瓊英世居永新之塘族大以蕃今居南

陂下自塘分也曾祖祖仲隆父潮海皆明習詩

禮隱德弗耀母顧氏宣德戊申六月二十七日生孺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性慧教之烈女傳諸書輒能記憶

年十一母即世孺人號泣不輟者累日父力止之其自幼篤孝如此殆長事繼母無間所生尤精於女工及笄

父為擇所宜歸聞今雲南道監察御史同邑洲湖吳君主寬時為邑宰於群彥中學行最優且世德相埒遂

以歸之宜其家事曰姑孝而盡禮友姊妯和而合義
撫僕婢嚴而有恩與夫奉先時祭親賓宴會為酒饌必
豐潔如儀姻族咸稱其賢主寬聞木庵劉先生深於經
學教有師法念遠違親養且資給弗克孺人曰窮經致
用父母所欲旦夕奉養妾當任勞且屏簪珥以為資主
寬樂從遂往就學業成歸家窘於徭賦財用數匱孺人
盡心綜理勤力機杼以助不給無幾微厭倦心景泰庚
午主寬領鄉薦上春官明年登進士第舅姑遣孺人携
二子間關數千里至京邸所居無半畝之廣足跡未嘗
履戶外飲食器物人所不堪處之怡然愛二子雖篤但
布衣蔬食温飽而已暇則教之誦詩讀書歲甲戌主寬
得拜官內臺孺人喜謂夫曰官居清要實祖宗積德

致君宜小心祇慎竭忠職分以顯父母妾亦與有榮焉
又明年主寬奉

命按治江浙孺人竟以疾卒于京乃乙亥十月十七日也
享春秋二十有八子男二長曰濬次曰瀛主寬聞訃哀
悼自述孺人行實屬余曰吾失內助吾二親失孝婦二
子失慈母尤為可傷吾謹持憲度俟旦夕考績推

恩俾得身榮命服竟弗達而逝命也茲還京將發觀歸葬
于鄉乞銘以圖不朽予時鎮守浙江與主寬有江鄉斯
文之雅不獲辭銘曰生于德門歸于名族夙聞內則性
行賢淑助夫力學早沐

恩榮惟勤惟儉克相其成孝敬舅姑和睦姊妯二子岐嶷
愛教兼至其德允懋胡壽弗延成其在已順其在天靈

輻南歸安厝宅兆以竣 龍光永裕其後

林先生遺像贊

貌偉而豐 德盛而恭 學希賢聖 教啓愚蒙
青衿時雨 絳帳春風 戴瞻山斗 師道尊隆

家訓

思惟祖宗積善衍慶自楚遷饒宗枝繁盛爰發自我備
職上卿才疎德薄唯恐弗勝尚賴諸弟謹遵先訓恭儉
小心守已安分教戒子孫孝養二親敬長慈幼力學修
身禮達宗姍義行鄉里毋驕毋傲寡過遠恥勿為親識
私囑上官是非顛倒汝心何安澹臺非公不至偃室宜
取為法自無差失出入錢穀公道勿虧損人利已天其
可欺貪圖產財不義致富昧已瞞人神察衆怒若輩深

省勉力自修毋忝先德庶寬我憂一念之動
上帝臨汝多福自求服膺斯語

歲寒集上卷終